

嬉笑江湖系列
独孤残红著

七邪蝶恋花



七邪蝶恋花

独孤残红著

大连出版社

(辽)新登字 1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嬉笑江湖/独孤残红著

—大连:大连出版社,1994.6

ISBN7—80612—008—4

I. 嬉…

II. 独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②侠义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7.58

嬉笑江湖(七邪蝶恋花)

独孤残红 著

*

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北省蒲圻市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320千字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

印数:1—10000

定价:15.00元(上、下)



沈素貞





下集目次

十 六	千金难入暖春阁	1
十 七	吃人内脏的蛇刑	18
十 八	疯女江春花	33
十 九	长邪独孤双钓	50
二 十	老子山秘谷	68
二十一	长邪剑与血魔刀	83
二十二	花蝴蝶碧姣月	98
二十三	血浸的蜡丸	113
二十四	三生药店	130
二十五	青龙帮杀手	147
二十六	放出长线钓金鳌	160
二十七	血溅柳荫园	176
二十八	一家客店不眠夜	193
二十九	梅园试酒	208
三 十	梅邪慕容久酒	225

十六 千金难入暖春阁

丁不一点点头道：“我来了。”

他觉得她此时此刻的神情，三分像小贞，七分像白如水。

苏小玉明月般的眸子盯着他道：“你是专程为我而来？”

丁不一道：“是的，我是特意为你而来的。”

苏小玉的眼中光芒闪烁，柔声道：“请金公子这边来坐。”

丁不一走过去。竹榻旁小茶几上沏着一盅香茶，茶几旁摆着一块红绒毯。

丁不一盘膝在红绒毯上坐下，就贴靠在苏小玉身旁。

丁不一端起茶盅，呷了一口，香气直透心脾，禁不住轻赞一声：“好茶！”

苏小玉抿唇道：“这是水月茶，又名碧螺春。”

丁不一眨眨眼道：“据说此茶是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，不知是否确实？”

苏小玉美目流波：“金公子好见识。”

丁不一微微笑道：“苏姑娘见笑了。”他眼光触到竹榻上搁在苏小玉身旁的手帕又道，“外面人说，千金难入暖春阁，苏姑

娘怎肯凭此手帕，就白白让我进来？”

一声银铃般的笑声响起，苏小玉道：“知音难觅！相识遍天下，知心有几人？”

丁不一凝声道：“你道我是知音么？”

苏小玉凝视着他道：“我相信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人的。”

丁不一道：“只怕……”

苏小玉打断他的话道：“蒙金公子错爱，今日登入暖春阁，小女子一曲酬知音。”

她言罢，手逗琴弦，一曲轻歌绽破红唇：

缺月挂疏桐，
漏断人初静。
惟见幽人独往来，
缥缈孤鸿影……

歌声轻柔，充满寂寞的惆怅，彷徨中的惊惧。

丁不一听着歌声，望着窗外凄冷的夜空，仿佛看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在呼唤伴侣。

他想起自己眼前的处境，不觉顿生同病相怜之感，眼中猝然涌上一颗泪珠。

歌声突然中断，弦儿扣在苏小玉指间。她噙满泪水的眸子正瞧着他。

两人同时滚下两颗伤心泪。

难道这不是知音么？

他的泪水是为自己，也是为白如水淌流的，他想起了为自己而死去的这位痴情的姑娘。

她的泪水是为他淌流的。几年来她一直在等待他这样的人出现在眼前，现在终于等到了。

两人默然相望片刻。

苏小玉忽然又问：“金公子，你真是为我而来？”

丁不一想了想，坦诚相告：“是的，我是特地来救你的。”

“救我？”苏小玉惊诧地瞪大了眸子。

丁不一将他在小酒店里听到的关于贺金鑫的阴谋，说了一遍。

苏小玉听后，并不感到惊惧，却是淡淡的笑道：“他决不会得逞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这一回轮到丁不一惊诧了。

一个弱小的风尘女子有什么办法抗拒总兵公子的横暴？

苏小玉沉静地道：“因为无论他出多少银子，他也进不了暖春阁，小女子在万花楼有约，不接见自己不愿接见的客人。”

丁不一心中对她顿生几分敬意：“如果贺金鑫一定要强行入阁呢？”

苏小玉笑笑，笑得坦然而凄凉：“我会血溅楼堂，以死相拒。”

丁不一默然无语，心中掀起一股巨浪。

苏小玉的话，无异于一块巨石投入他心底的深潭，使他去老子山学剑的决心更加坚定。

一个风尘女子尚且有如此信念，何况自己堂堂的桃花园少主？

良久。苏小玉又开口道：“请问金公子为什么要救小女子？是为了石亭之遇，还是心生侧隐？”

丁不一凝视着窗外的冷月，良久，坦然回答道：“为了一位

为我而死去的女人，你长得很像她。”

苏小玉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，扣弦的手指颤抖了一下，琴弦发出一声凄凉的呻吟。

暖春阁陷入一片静默中。冷清的月光映着曳红的蜡烛，气氛隐隐令人窒息，也令人暗感不安。

丁不一柔声道：“苏姑娘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在你这豪华舒适的背后，一定有什么难言的痛苦，能告诉我听吗？”

苏小玉淡然悲笑道：“有什么不可以？说实话，就是你不问，我也会告诉你的。”

苏小玉起身将丁不一请到小圆桌旁坐下，斟上一盅酒，然后缓缓落坐向他讲叙起自己的身世。

原来苏小玉的娘是杭州芳春楼的歌妓，当时在江南十大艺妓中名列榜首，比此时的苏小玉还要红上十倍。她娘也是只卖艺不卖身，所以在芳春楼十年，接客逾千，仍保持清白身子。后来她娘遇上一位风流公子，一见钟情，坠入情网，献出了贞操。风流公子走时，答应一年后来接她娘去京城，不想她娘已怀上身孕，九个月后生下苏小玉，自己却因产后大出血而去世。不满月的苏小玉则由巫三娘抱来了宝应万花楼……

丁不一听罢苏小玉的悲惨身世，不觉轻声长叹。

人生悲欢乐，为何总是悲多于欢，苦多于乐？

长叹之余，他心中暗自思忖，从苏小玉的身世中，实在是看不出她与小白或是白如水有任何关系。

苏小玉噙着泪水道：“金公子，我已厌倦了这种强颜欢笑、忍羞含辱的生涯，只想脱下歌衫，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。”

丁不一瞧着她，觉得她娇嗔怯弱的样子比白如水更增几分楚楚怜人之态。

苏小玉秀目陡现异采，娇躯微微颤抖着道：“我能在你心目中替代那位死去的女人吗？”

他心中顿起一股热浪，排山倒海地涌上胸膛。

此时，阁楼门外传来了万花楼丫头惶急的呼喊声：“金公子！金公子！”

丁不一扭头转向阁门，出什么事了？

苏小玉脸色凝重，沉声道：“进来。”

引丁不一入竹帘的两名丫头，同时闯入阁楼房。

“金公子！不……好了……”两丫头慌张地说道。

丁不一截口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慢慢说。”

两丫头喘了口气，相互看了一眼，一丫头道：“四金太子带着许多兵丁来了，正在楼堂打砸东西，老板娘叫您快去。”

苏小玉站起身来：“我去。”

丁不一抖袖站起，伸手按住苏小玉肩头：“有我在，对付这种人，还用得着你去？”

苏小玉担心地道：“这位四金公子专横跋扈，凶恶已极，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”

丁不一胸有成竹地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”

丫头催促道：“金公子快去吧，否则他们就会打到这里来了。”

苏小玉关切地：“你要小心。”

丁不一笑笑：“你就在此等候佳音吧。”

丁不一大步走出暖春阁，口里高声叫道：“金小江，买卖来了！”

“哎，”余小二从隔壁小房中钻出，嘴里嘀咕着：“小王八猪崽子，早不来，迟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刻到，真扫兴……”

丁不一瞧着匆匆忙忙的余小二，抿唇一笑：“包袱。”

“唔！”余小二转身钻入小房，须臾，背着绣花红缎小包袱，

急步追上。

丁不一带着余小二掀开珠帘，出现在万花楼楼栏上。

楼堂一片狼籍。桌椅全被打翻，有几张已经破碎，立在壁角的大瓷瓶成了碎片，楼梯口的栏木也被打断数根。

贺金鑫横眉怒目站在楼堂中央。他身旁站着龙日昭和常桂山，身后站着四名头戴铁盔，身着战服，手执大砍刀的将领。

堂门内两队全副武装的长枪兵丁，呈一字队形展开。

堂门外，两队一蹲、一立的弓箭手，弯弓搭箭，对准着楼堂。

这架势像是正镇兵马在向万花楼正式交战。

留在万花楼里的嫖客和妓女都被赶到了楼堂左角，堆挤在一起。不知是因为衣裳单薄，还是害怕，这些人大多都在发抖。

贺金鑫决心要让这些人看看，他如何收拾金沧海这小子的。

巫三娘站在贺金鑫左侧，脸上扯起的皱纹不知是哭还是笑。

贺金鑫见到丁不一和余小二，立即瞪眼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小子给老子下来！”

丁不一微微一笑，手在楼栏上轻轻一按，身子逾出楼栏，飘然而下。

单足落地，蹲身，旋体，双手抱肩站住，气定神朗，稳如泰山。

好功夫！堂内兵丁不觉往后退了一步。

丁不一不练功夫则已，一练便是绝活，这手跨楼栏的花架子功夫，虽然管看不管用，却也能吓倒一片英雄好汉。

余小二下楼方法也别具一格，弹身一跃，双脚叉分，夹着楼梯扶手滑下，落地时，一串翻滚恰停到丁不一身旁。

贺金鑫身后四名将领眼色，脸色异样凝重。今日必有一番生死拼杀！

丁不一脚尖一挑，将一张打翻的桌子摆平，然后在桌旁坐下，高喝一声：“伙计，拿酒来！”

所有的人都傻了眼。

杀身之祸就在眼前，这位金公子还有心思喝酒？

丁不一一巴掌拍在桌面上：“拿酒来！”刚从地上爬起来的余小二双手暗在桌下一托，桌子蹦得老高。

龙日昭、常桂山和四名将领心怦然一跳。这姓金的功夫深不可测！

一名侍者颤兢兢地从里屋送上一壶酒和两只酒盅，然后急忙退下。

余小二抓起酒壶，斟满酒盅。丁不一端起酒盅抿了一口，缓缓放下。

贺金鑫咧了咧嘴，退后一步，朝四名将领道：“与我拿下！”

四名将领和两队兵丁硬着头皮往前跨进一步。龙日昭和常桂山则护在贺金鑫身前。

丁不一冷冷地从口中迸出两个字：“谁敢？”

四名将领和兵丁被丁不一冷傲的神态慑住了，果真不敢向前。

贺金鑫瞪眼叫道：“与我拿下，违令者斩！”

丁不一霍地站起，声色俱厉：“一个小小的总兵儿子，居然

如此放肆，真是太不象话了！”

小小的总兵儿子？这位金公子该是何方神圣？四将领和兵丁都怔住了。

丁不一继续斥道：“总兵之子竟敢以四金太子自称，私调兵马，擅闯民宅，强暴良女，鱼肉乡民，……，私调日又敢冒犯本父……，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，今日……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

众人听了呆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余小二的话却使众人更为吃惊：“贺金鑫，还不赶快跪下向金大爷磕头谢罪？”

“妈的！”贺金鑫忍耐不住了，高声叫道，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丁不一早有准备，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袁骏星的那块印牌往桌上一抛：“你自己瞧！”

贺金鑫推开龙日昭和常桂山，走上前去，抓起印牌看了看，然后随手往桌上一抛，鼻孔里冷声一哼。

他只认得官印和御用金牌、锦衣卫腰牌，没见过这东厂的秘密印牌，哪把它放在心上？这小子后台再大，也大不过总兵爹爹！

他挥挥手，再次下令：“拿下！”

四名将领和龙日昭、常桂山上前了。但他们不是动手，而是去看印牌。看过印牌之后，六人一齐下跪，齐声道：“末将叩见金大人！”

贺金鑫不认得这印牌，他们可认得。原来是东厂的二档头到了，难怪如此的气派，如此的武功！

贺金鑫不知究竟，见此模样，不觉心中发毛，两腿肚子直打哆嗦。

堂内外兵丁见将领下跪，也依照军规一齐放下兵器，单膝

下跪齐呼道：“叩见金大人！”

丁不一暗中长长吁了口气。袁骏星的印牌果然管用，若这几位将领不买帐，今日就必定是凶多吉少。

巫三娘苍白的脸色开始转红。她心中暗自庆幸今夜没帮着贺金鑫欺辱这位金公子，要不现在就要倒霉了。

龙日昭退到贺金鑫身旁，贴着他耳根说了几句话。

贺金鑫脸色刹时变的比纸还惨白。

东厂二档头！他妈的，怎么碰上这么个硬对头？

巫三娘变得神色起来，瞧着贺金鑫的眼光，也变得冷冰冰的。

蜷缩在左角里的客人和妓女都涌到了堂中，他们虽然衣裳单薄却已不再发抖，都直挺着身子，冷眼瞧着这位把他们赶出房外的总兵公子如何收场。

贺金鑫咬了咬牙，心念疾转。

听说东厂权大势大，做事心狠手辣，但他们多是执行的秘密任务，谅也不敢把事情闹得太大，再说在这块地盘上，他们也不敢把兵权在握的爹爹怎么样。

当着万花楼这许多人，总不能太丢面子，否则就别再想打春楼姑娘的主意！

主意已定，他定住心神，对丁不一道：“我爹是本地三镇兵马统帅贺定坤总兵大人，你能将我怎么样？”

公子尚不知道东厂狠辣的手段，这该怎么办？龙日昭和常桂山急了，连连向贺金鑫抛出眼色。

贺金鑫歪起头，全然不加理睬。

丁不一眉锋暗皱：好骄横的小子，本爷今日不打下你的威风就不姓丁！

“嘿嘿，”丁不一冷笑一声，沉声道：“好刁小子，竟敢用一个小小总兵爹爹当挡箭牌？本爷今日就先撤了你爹这总兵之职。”

“哈哈哈哈，”贺金鑫笑道，“咱爹这总兵之职是朝廷任命的，除了兵部行文之外，还得皇上审理，就容你说撤就撤？”

丁不一冷声道：“江苏宝应三镇总兵贺定坤私称其子贺金鑫为太子，有谋反之嫌，且先革去其总兵之职，再交刑部查实定罪，钦此。”

四将领惊愕地望着丁不一。这位东厂二档头，难道是皇上扮装的？不像啊。

龙日昭和常桂山知道东厂的手段，不觉头上汗如雨下。

贺金鑫却尖声笑道：“你有圣旨么？”

丁不一手一摆，极有气派地：“你要圣旨么？我给你写一张就是。”

余小二打开红缎小包，从里掏出一卷圣旨执在手中，高声道：“巫三娘，取文房四宝来！”

圣旨还未填写，四将领也不辨真假，立即跪地顿首高喊：“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谁愿与一手遮天的东厂作对？

龙日昭赶紧凑到贺金鑫耳旁道：“东厂的圣旨要多少有多少，快认输吧。闹真了，总兵大人就完蛋了。”

贺金鑫此时方知东厂的厉害，百般无奈只得下跪道：“叩见金大人。小人不知金大人驾到，多有得罪之处，望金大人见谅，请金大人收回成命。”

丁不一故意戏弄道：“金口玉牙无戏言，本爷话已发出，怎能……”